

接著看偈頌，上一次講到第五首：「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。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」講到這一首，第六首。第六首好像也講過，我們把這個也念一念：

「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，離道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，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」好像講到這個地方。這幾首偈的大意，都是說覺他，都是講的覺他。修道在理論上講，任何一個法門，都可以成就，所以說「一切盡不妨」，這在理上講。可是事上確實有難易的差別，因為眾生根性不相同，修學任何一個法門，我們一定要它的原理掌握到，那就是必得要斷見思煩惱。如果說不斷見思煩惱而成就的，那是自欺欺人，沒有這回事情。捷徑是有，捷徑只有一條，那就是念佛求生淨土，只有這一條，再沒有第二條捷徑。我們在印光大師《文鈔》裡面就看到，這是他老人家引用一個在我們中國佛教人人皆知的一段公案。唐朝代宗時代，李源跟圓澤禪師的一段公案，好像我們圖書室裡頭小朋友的故事書裡就有這一段，三生石就是講這個故事。這個人參禪，有相當的功夫，知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有這個能力，而且來去自在，結果依然不能超越三界。這個就是李源想去朝峨眉山，圓澤禪師就堅持，希望走陸路，從長安那邊走；李源堅持走水路，從長江坐船去。結果圓澤禪師還是遷就李源，他們兩個各有心思，所以選擇的路都不一樣。李源怕走長安過，讓別人認為他想去做官，求名求利，所以他不願意從京師這條道路走。圓澤禪師是另有隱衷，他有他的心思。結

果走到靠近四川，還沒有到城都，在江邊上遇到一個婦人，懷了孕的，在江邊上洗衣服。他們的船走到那裡一看到這個人，他就流眼淚，李源就問他什麼事情？他說：我之所以不願意走這條路，就怕見到這個女人。他說：你一路上見了很多，為什麼你害怕？他說：你不曉得，她懷孕已經懷了三年六個月，就是等我去投胎的。他說：你不去不行嗎？他說：不見面可以，見了面就不行，一定要去。所以就跟李源講，你在此地停幾天好了，把我的後事辦妥，你再走。

李源到這個時候真是後悔莫及，不知道他有這麼一段事情。他說：我去投胎，三天之後你來看我（就是出生第三天你來看我），我們兩個一笑為憑，做個證明（你看我，我對你笑笑）。他說：十二年之後，我們在杭州，在一個寺廟的旁邊，八月中秋，我們在那裡見面。可見得他知過去、知現在、知未來。他說完之後，他洗了澡，換了衣服，坐在那裡就走了。有這樣的功夫，說去就去。李源把他的屍體處理之後，到第三天果然就到那個婦人家裡去看小孩，就告訴她這段事情，叫她把小孩抱出來看看，小孩一見面，就跟他笑一笑，這就證明沒錯。十二年之後，他去赴約，果然沒錯，有一個小孩騎著牛、吹著笛子跟他見面，一路唱山歌唱來了。見了面之後，他說：澤公，你還好嗎？他說：李先生，你果然是一個很有信用的人。十二年沒有赴約，在這一天見了一次面。

這是講像這樣的人物，還是要生死輪迴。古來修行修到這種功夫的人，很多。但是每一次輪迴，他的功夫必定要往下降，輪轉個三、四世就忘得乾乾淨淨，就跟普通凡夫一樣了。了生死、出三界不容易！所以諸位要記住，坐脫立亡，像圓澤禪師這個樣子，說走就走，雙腿一盤就走了，這樣的功夫，假如他要求生淨土，品位不低！修其他的法門，出不了三界。祖師有說，密宗裡面這些活佛，

這些喇嘛再轉世，他說在康熙、乾隆年代的時候，西藏這些活佛轉世的時候就跟圓澤禪師一樣，他到哪一家去投生，他講得清清楚楚，囑咐他底下這些徒弟，到時候把他找回來；找到之後，他記得前生的事情。那是真的，不假。所以我們想，西藏那些活佛轉世的（圓澤也一樣，那個功夫不在那些活佛之下），轉世怎麼樣？還是人道，還是到人道來。他說近來，西藏這些喇嘛活佛轉世，走的時候糊裡糊塗，沒有交代清楚就走了；把他找到之後，問他前生的事情，他也不知道。所以這個不可靠。

所以他老人家下了一個斷語，如果不求生淨土，現代人要能夠即身成佛，了脫生死輪迴，一個也找不到。理論上講行，事實上不行。他說他這個絕對不是批評其他的法門，佛法有契理不契機，有契機不契理，唯獨念佛求生淨土，理機雙契。所以我們念偈子的時候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他的這些理論我們可以參考，幫助我們做增上緣。我們對於其他人修學那些法門的，我們只有恭敬、只有讚歎，為什麼？我自己不行，沒有這個能力，他是大根器的人，再來人也說不定，咱們不敢毀謗，唯有恭敬讚歎。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老實念佛。這個就是說「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」，無論從事世間哪一種行業都不妨礙，尤其是念佛法門，二六時中只要心裡面有佛、口裡面有佛就行了，沒有妨礙的。但是要想功夫得力，底下這一句很重要，「常自見己過」。前面曾經跟諸位說過，古人所講，「聖人多過」，過失很多；賢人過失就少了，少過；愚人、凡夫沒有過。怎麼沒有過？他自己不覺悟，一身的過失他不知道，這個叫愚人。聖人起心動念的過失他曉得，曉得他就能改，知過則改；我們的過連知都不知道，怎麼改法？沒法子改。這個就是印光大師為什麼要我們天天去念《感應篇》、去念《安士全書》，無非是念這些書，時時刻刻能夠見到自己的過，你能見過，「與道即

相當」，改過就是修道，就是修行。修行無非是修正我們錯誤的思想、行為，這個就叫修行。

「色類自有道」，這個是講十法界一切眾生之類，各個自己具足大道，因此是「各不相妨惱」。所以大家能夠在一起共存，彼此互相不相妨礙。為什麼現在我們看，特別是欲界的眾生，尤其是欲界裡面的欲界天以下的鬥爭堅固，天上也打仗。你看佛經上講的，忉利天常常跟阿修羅戰爭。所以忉利天也不太平，福報雖然大，也是還有戰爭之苦。夜摩天以上比較好一點，沒有戰爭，因為愈是往上去，瞋恚心愈輕、愈淡薄，所以他福報愈大。這兩句話說的，「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」，如果在理上講，我們很容易明瞭。那是華嚴經上所講的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一切眾生之類，都是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。所以與自己的關係是一體的，不應該互相妨害。為什麼到現在有互相妨害的情形？這就是我們迷失了自性，在這個境界裡面，一切眾生之類裡面，生貪瞋惡念，所以才彼此互相妨害，互相殘殺。所以這個是決定違反了本性。

我們今天說起來很慚愧，我們居住的環境有很多小蟲來干擾，在此地有螞蟻、蜘蛛、蒼蠅、蚊子、蟑螂，有什麼法子？那我們必須要殺生。殺，牠又不甘心。所以彼此互相就妨礙、互相就生煩惱。這是我們應該慚愧的地方。但是又不能不做，自己沒這個功夫。我們看印光法師的傳記上寫的，他老人家七十歲以後，這個是他老人家示現，他的功夫成就了。在大陸上，尤其是寺院裡面，因為他洗澡少，所以身上容易生蟲子、跳蚤，這個東西也是很煩惱的事情，像蚊蟲、蒼蠅之類的。在以前他的房間常常有，他這些徒弟、弟子們就替他抓，在寺廟裡把這些蟲抓來放在一個竹桶裡面，還養牠，養在竹桶裡面。印光法師看到之後就說不要抓，隨牠去。人家問

：為什麼？他就講：我的德行不夠，有了這些東西在，時時刻刻能夠提醒我，我道業沒有成就。古人有道，住在這個地方，這些小動物叫遷單（就是搬家），牠們都搬走了。我住在這個地方，牠們不肯搬家，常常來打攪我，可見得我的功夫還不夠。所以留著，讓我自己有個警惕。於是大家也就不抓了。七十歲之後，真的，那個房間裡頭，凡是有這些小蟲，別人住的時候有，老和尚到那裡去一住，一個也找不到，都搬家了。這個是印光大師傳記裡面寫得清清楚楚的。可見得「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」，真的一點沒錯，你不妨礙牠，牠就不妨礙你。你的心真正修到清淨，大慈悲心發出來之後，這些小動物都會被感動。所以我們看到老和尚這個樣子，應當深深生慚愧心，不得已得想方法驅逐這些小蟲之類的，驅逐掉，一方面自己要加緊修道，要求感應，這才是一條正路。「離道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」。道在那裡？道在自己心中，清淨心是道。離了自己清淨心，到外面去找道，找不到的，沒有這個道理，那是終身也不見道，道要向內心去求。

底下第八首說，「波波度一生」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勞碌奔波過了一輩子，過了一生，到頭一定要懊悔的，就是後悔。這一生空過了，這一生沒有真正的修道、沒有真正的成就，但是到那個時候後悔來不及了。所以平時一定要提高警覺。這一點我們實實在在，心裡頭要清楚、要明白，決定不能夠迷惑，吃虧的不是別人，是自己。像諦閑法師那個念佛的徒弟，人家念了三年佛，站著走的。這是四十多歲才聞佛法，他一生沒有聽過經，也沒有看過經，他不認識字。雖然出家，也沒有受戒，老和尚不叫他受戒，年歲大受不了這個苦，就教他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字。他就是念這六個字，念了三年，他站著走了。他是預知時至，老法師讚歎，說他這種成就比講經說法的大法師、比叢林寺院的方丈住持要超過太多了，

這是了不起的成就！死了之後，他的身體在那裡還站了三天，站著走的，還站了三天，等他的師父來給他辦後事。我們再想想圓澤禪師，跟他怎麼能比？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就一生成佛，這沒話說的。除非你不往生，往生既使下品下生，也是當生成佛。那個才叫做即身成佛，那一點都不假的。所以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教訓。

倓虛老和尚還說了一樁事情，我想諸位也能記得很清楚，他在頭陀寺做方丈的時候，那個廟裡一隻大公雞，公雞也能夠念佛往生，這是他們大家看到的事情。每一天上早晚課的時候，這隻公雞就跟著一起，一樣也去。往生的那一天，晚課做完之後，大家都散了，公雞不走。香燈師就跟公雞講，你趕快走，不走我要關門了。牠跑到佛像前面，仰著頭看佛像，叫了三聲（那個三聲也許是念阿彌陀佛），站著就走了。確實我們佛要念不好，連那隻雞都不如。所以一定要老老實實的把這一句佛號念好，其他的一切隨緣就好，不要攀緣，也不必很認真，咱們念佛這個事情決定要認真。大師在此地的教訓非常多，對於念佛人有很大很大的幫助。

「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」。我們的思想行為正而不邪，這就是道。正就是覺、就是清淨，這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心地正大光明，行為正大光明，這個就是道。再看第九首，第九、第十這兩首是除障。

【自若無道心。闇行不見道。】

自己假如沒有道心，沒有道心，你的思想行為一定迷惑顛倒，所以你不見道。『道心』是什麼？向道之心。以我們念佛人來說，我們念佛人存什麼心？存著念念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心。我念念想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對這個世界當然就能放下，當然就無所留戀。對這個世界的人，一定客客氣氣、恭恭敬敬，為什麼？我到這裡來做客，不久就要回去、要走了。這裡的人對我好的，很好，我們

結個歡喜緣；不好的，我們也結個歡喜緣。心裡面要有主宰，這個就是道心。任何境界，任何法門，心地絕不動搖。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心要是有了主宰，這個人很幸福。他在一生當中，好比船在大海裡面，他有方向，他有目標，他曉得這一生能到什麼樣的境界。所以這兩句很重要。我們今天念佛人講的道心，就是信願行。深信切願，老實念佛，這就是道心。

【若真修道人。不見世間過。】

為什麼不見？因為他心心都念在道上，沒有時間看這個世間過失，沒時間看。念念在阿彌陀佛上，哪裡還有時間去看過失？所以說一切妄想分別是非人我，他統統都擺脫掉了，一心念佛，這是一個真正修道人。第七首說：

【若見他人非。自非卻是左。】

我們見到別人過失了，見到別人的過失，實在講就是自己的過失。自己要沒有過失，怎麼會見到別人的過失？這個道理要用唯識來解釋。外面的境界相，叫本質相分。你見到本質相分，你的眼識裡面就落了一個印象，好像照相機一樣，底下有個底片。你們第六識、第七識就緣著這個影像，又變現成第六識的相分、第七識的相分，第六識分別它的相分，第七識是執著它的相分，與外面境界，實在講絲毫不相干。所以我們今天分別種種法相，你要把唯識念通了才曉得，你是在家裡看電視，不是現場。你自己所見到那些過失，的確是自己見自己的過失，沒有見到現場。現場那個地方就是給你一個外緣，把你自己的是非人我煩惱，把它勾引起來，就是你自己阿賴耶識裡有這些東西。如果你自心清淨，外面什麼樣的境緣，也不會把你煩惱引起來。見到別人過，就是自己的煩惱，心就不清淨。所以說『自非卻是左』，「左」是墮落，右是往上升，左是往下降。所以古時做官的人，如果犯罪，降級了，叫左遷。左遷，就

是降級、犯罪了。你看筆錄《楞嚴經》的房融，他從前是做宰相的，大概是得罪皇帝，把他降級，降到廣州去做地方官，相當一個知府一樣。從宰相一下降到一個知府，降了好多級，這就叫左遷。底下老人家教給我們：

【他非我不非。我非自有過。】

別人有什麼不對他的事情，與我不相干，我看了、聽了心要平靜，心像鏡子一樣照得清清楚楚，絕對不受影響，心地平靜。心地平靜，才能把是非善惡看得清清楚楚，如果你要一動感情，往往誤事。所以，這個世間古今中外都一樣，做大人物、大領袖人物，他跟別人確實不相同。不同在什麼地方？他有定力，不管什麼大的事情來到面前了，他不驚，他不慌張，他很冷靜，一點都不會激動。所以他事情看得很清楚，處理就能得當。凡是激動一定亂事、一定壞事的，激動就是沒定。所以這個要記住。『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過』，把別人的是非變成自己的是非，這就是自己的過失。

【但自卻非心。打除煩惱破。憎愛不關心。長伸兩腳臥。】

這一首是講自證。只要我們把是非心去掉、人我心去掉，然後功夫就能夠得力。功夫得力，這才能夠真正伏住煩惱。『打除』也就是伏的意思。能伏煩惱之後，才能夠斷煩惱。你要想真正做到這個功夫，那麼你必須要記住，『憎愛不關心』，你要把愛憎的心擺脫掉。愛憎心就是什麼？貪瞋。順境裡面起貪愛，逆境裡面不合自己意思了，起瞋恚。這是我們佛法裡面講魔障，這是兩個最大的魔障。所以降魔，你能夠在順境裡面不起貪愛，逆境裡面不起瞋恚，魔就被你降伏住了，降魔是用這個降法。所以首先要認識什麼叫做魔，自己一定要認識清楚。五陰是魔，煩惱是魔，煩惱就是貪瞋痴慢疑，這就是魔。只要有一個魔在，你就會有障礙，換句話說，你念佛想得一心就辦不到，必須把這些魔障趕盡殺絕，你才能夠到一

心不亂。所以你要想除魔障，你先一定要認識魔是什麼，你連魔都不認識，你怎麼能除得掉他？先要認識他，然後才能夠除掉他。所以要記住，是非人我是魔，貪瞋痴慢是魔，我們今天學佛、念佛功夫不得力，都是這些東西在打閒岔、在擾亂，果然把這個東西統統都去掉，你就安心辦道了。『長伸兩腳臥』，就是形容身心世界一切萬緣統統放下，沒事了。像過去大珠和尚，有人就向他老人家請教，你老人家平時怎麼用功法（那是禪宗裡的法將，明心見性的）？他就告訴別人，「飢來吃飯，睏來眠。」人家聽了莫明其妙，哪一個人肚子餓了不吃飯，睏了不睡覺，這個就是用功辦道嗎？實在講他那個真正是，他沒有別的事，我現在只有肚子餓了吃飯，睏了睡覺，別的事沒有了。意思是告訴我們，他煩惱斷盡了，沒有了，這是說明功夫到家了。我們現在不行，我們現在真正辦道，哪有心思吃飯，哪有心思睡覺，念念怎麼樣斷煩惱，怎麼樣了生死。他的煩惱統統已經打發掉了，剩下來的事情就是肚皮餓了吃飯、睏了睡覺。這個就是「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」。第十二首：

【欲擬化他人。自須有方便。勿_レ彼有疑。即是自性現。】

這是度化眾生的原則。可見得攝受教化眾生，最要緊的原則，就是教眾生信心，於正法決定不疑惑就行了。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。如果這兩句話用在念佛法門裡面，生實相就是理一心不亂。換句話說，如何證得理一心不亂？信心清淨。我們如果有一絲毫的疑惑，我們的信心就不清淨。所以教化眾生，自己必須要有方便，方便善巧是無量無邊，所謂是應機說法，無有定法可說，只要叫聽的人斷疑生信就可以了。學道，諸位一定要明瞭，道裡面有學(就是有學問)，學問裡面有道。所以，佛法門路雖多，歸納起來三條大路，覺、正、淨。禪與般若，是從「覺」這條路走進來的；教下，像天台、賢首（就是華嚴宗）、唯識、

三論，這些宗派都是從「正」入門的，就是正知正見，從這入門的；律宗、淨土宗、密宗，都是從「淨」，從清淨心，從淨入門的。為什麼我們特別要提倡西方淨土？那就是我們這三條路都走不通，這才求西方淨土。西方淨土，我們的心不淨，也能成就，就是帶業往生。比如講戒律，戒律要到真正清淨，才能證阿羅漢果，見思煩惱斷盡了。密宗到三密相應，清淨心現前，所謂即身成佛，印光大師說得清清楚楚，跟阿羅漢的境界完全相等，不是成究竟圓滿的佛，這個要搞清楚。所以你要是把這些宗教全都搞清楚了，你才曉得淨土法門不可思議。那些法門我們一生不容易成就，老實念佛，一生必定成就。善導、永明延壽都說，萬修萬人去，一個也不會漏掉的。這是這個法門的殊勝。再看第十三首偈：

【佛法在世間。不離世間覺。離世覓菩提。恰如求兔角。】

這是講信解。世間跟出世間，佛法與世間法，給諸位說，是一不是二。覺悟了一切世間法就是佛法，迷了一切佛法就叫做世間法，說穿了，只換名詞沒有換自體。你要覺悟了就叫你做佛，你要是迷惑了就叫你做眾生，換句話說，佛是你，眾生還是你。諸位一定要明白這個事實真相。所以佛法只講迷悟。佛說的種種法相名詞，這都叫方便說，我們決定不能被這些法相名詞迷惑了，那你就大錯了。所以有許多人執著在法相名詞裡頭，產生許許多多無謂的戲論。禪裡頭沒有戲論，念佛法門裡面沒有戲論，持戒的沒有戲論。教下有，密宗也有，為什麼？他們常常講經辯論，辯論都是戲論。辯來辯去清淨心，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你辯什麼，沒得好辯的。辯來辯去所得的結論，給諸位說，都是一些法相名詞，都是一些分別知見，頭上安頭。既然這個都是虛妄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為什麼佛要設這種方便法門？有些人他就喜歡這一套。佛是大慈大悲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你喜歡辯，好，好像

學校老師一樣，出了很多題目，讓你去辯去，你喜歡這一套。那個不喜歡辯的？不喜歡辯的，行，有，你去參禪去，你去念佛去。所以說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施設不同，應一切眾生種種不同根性而設施的。沒有這些眾生就沒有佛法，佛法是因眾生而建立的，六祖大師前面說得很明白。所以佛法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了解，我們在世間覺就是菩提，覺就是佛法，就怕迷。

修行求覺、求正、求淨，在哪裡求？就在世間求。『離世覓菩提』，這就是二乘。離開這個世間，到深山人跡不到的地方去修行，縱然修到身心清淨，他不是真正的清淨，假如把他帶到都市裡面來，轉幾圈，他又迷惑了。為什麼？他禁不起花花世界的誘惑，他又要退墮了。這樣的人有沒有？太多太多了。所以一個真正修行成就的人，必定在紅塵裡面鍛鍊的。所以古德也常說，水裡面開的蓮花不稀奇，火裡面開的蓮花，那才稀奇。火是代表五欲六塵，這就是世間。在五欲六塵裡面，而不染五欲六塵，這個叫真清淨。捨離五欲六塵，躲避它、怕它，不敢親近它，這個是身清淨，這個不叫真清淨。為什麼？你一接觸的時候，清淨心就失掉了，那個不叫真清淨。真清淨是在五欲裡頭而不染五欲。這一點，難！這是真功夫。那做不到怎麼辦？做不到就遠離，學小乘，就遠離。遠離，跟諸位說，念佛，求生淨土。這個才叫真正永離世間，永離迷惑顛倒。如果不能生淨土，還要六道輪迴，沒用處的，怎麼離也離不了。所以大菩提就是即世間離世間，離即同時，離即不二，這就是這一首的意思。第十四首說：

【正見名出世。邪見是世間。邪正盡打卻。菩提性宛然。】

這首是講果法，修行證果。首先講什麼是出世間，什麼是世間，這個定義給我們說出來了。正知正見就超越世間，的確超越世間一般人的知見，換句話說，這就是認識，他對這個世間一切法的認

識跟普通人不一樣，他徹底明瞭一切法的體性、相狀、作用（就是體相用），他一點都不迷惑，這就叫『出世』。所以出世並沒有離開我們社會，沒有離開世間。『邪見是世間』，「邪見」是對於一切法的體相用看錯了，不具足正知正見，在一切法裡起迷惑顛倒的知見，這個人我們叫他做世間。徹底覺悟的人，我們叫他做出世間。由此可知，世間跟出世間有沒有界線？沒有。在人，不在事，一切法、一切事裡面，找不到什麼叫世間、什麼叫出世間，世間、出世間是從你心裡面一念覺、一念迷上分的。正如前面所講的，菩提、涅槃，煩惱、生死，佛法、眾生法，都是從你心裡面分的，在一切法裡面找不到。一切法裡面沒有菩提，也沒有涅槃，也沒有煩惱，也沒有生死，一切法裡確確實實沒有。你一念迷，就有煩惱，就有生死，就有世間，就有眾生。你一念悟，這就有佛、有菩提、有涅槃。這個是佛法的真實相。

真正要達到究竟果位，那怎麼樣？得邪正二邊都離開，換句話說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統統捨掉，這才明心見性。諸位要記住，你要是心裡有正，沒有邪了，你縱然成佛了，你是十法界的佛，就是藏教的佛，你只能夠成藏教的佛、藏教的菩薩，通教、別教、圓教你沒分。為什麼？你要想成別教、圓教的菩薩，邪正二邊都離掉，世出世間法二邊也離掉。所以六祖在這部經的最初，印宗法師問他黃梅的宗旨，他答覆說：只論見性，不說禪定解脫。印宗就問：為什麼不說禪定解脫？他老人家答覆：禪定解脫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你記住這幾句話，重要！二法是什麼？對立的。有邪有正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本來無一物，怎麼會有二法？有一就有二，所以一也不能要。你有一個正，它一定有個反，所以反正二邊都不要。你的心才真正清淨，自性才能夠現前，這叫明心見性，『菩提性宛然』，「宛然」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現前了。凡是你能

見性，就是你本性上有障礙，最微細的障礙就是二分法，有邪有正。西方愛因斯坦說過，我們所有的一切人類，都是生活在相對論裡頭。相對就是二分法，相對的，幾時你把這個相對擺脫掉了，你就超越了。所以佛法是要超越相對的世界。超越之後，那叫什麼？沒名字，也沒有形象，有名、有相又變成對立。所以我們修行人很不容易見性就是想什麼？要打破砂鍋問到底。問到底了，還是在迷圈裡頭沒出去。諸位細細去想想看，問到底還沒有出這個圈套。如何出這個圈套？不問了，那就出去了。不問是沒念頭，沒有疑，就超越了。所以到最後告訴你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出去了。這個心是到極清淨了，真性現前。

所以要知道，討論、辯論、講解都是低級的佛法，中級的佛法、高級的佛法沒有了，不用這些了。其實，我們在三界六道裡面，高級的凡夫他們也沒有辯論，也沒有言說。交換意見，說好半天，也許對方還錯會了意思，這不是麻煩嗎？你們諸位要是讀佛經裡面講的二十八層天，光音天以上的人不講話了。光音天是第二禪，光音天以下有言語交談的，光音天以上沒有了。表達意見用什麼方式？放光。你這一放光，他那邊就曉得，清清楚楚的。也許你認為這個很奇怪，怎麼會有這些事情？其實我們現在人也在做，你們每天開車，開到十字路口，那裡一放紅光，你馬上就停著，乖乖停了，你就不敢走了；一放綠光，你就開車。你看，不要說話，用不著講話的。所以光音天以上，要討論佛法、講解大經大論，不用言語的。我們看到佛在說法之前放光，光音天以上這些人，一看到這個光，意思全曉得了。再給你一句一句講，光音天以下的，他看到這個光不曉得幹什麼事情，不懂的。好，這才用言語來給你解說，解說得大半天，有的時候聽的人十之七八錯會了意思，沒有能懂得如來真實義。所以高級的凡夫都不用言語了。

所以諸位一定要明白，這是事實。討論當中，我們常講詞不達意，叫對方聽了之後產生誤會，這就是我們的言語功能沒有能真正把自己意思表達出來，他才會錯會意思。所以言語文字它的功能是有限的，不是一個最完美的，不是的，有限度的。許許多多的真實義是言語文字沒有法子表達的，你要用清淨心去領會。所以禪宗是以心印心，不用言語文字。不用言語文字，禪宗的言語文字比任何一宗都多，你們要看看《大藏經》，《大藏經》的續藏，續藏裡面差不多有四分之三都是禪宗的語錄。它不立文字，它的文字比任何一宗都多。這什麼緣故？它的言語文字是工具，意在言外，這個叫不立文字。所以它的意思你不能在文字當中去求，不能在言說當中求，言說文字好像是指路牌一樣、路標一樣，那不是目的地。你要看著那個路標，你自己要往前進，你不能把這個路標就當作目的地，那就錯了。這叫做不立文字。所以諸位要懂得這個意思，千萬不要錯會。末後一首偈子是結勸，勸勉我們：

【此頌是頓教。】

指前面四首，這是禪宗頓修、頓悟、頓證的教學。

【亦名大法船。】

這是比喻，船可以渡人，法也能夠度你，把你從迷度到悟，乘這個法船就可以破迷開悟。破迷開悟就是由生死的此岸度到大涅槃的彼岸。悟就叫涅槃，迷就叫生死。末後兩句說：

【迷聞經累劫。悟則剎那間。】

『迷聞』是什麼意思？聽了之後沒悟，「聞」就是聽，聽了還是迷惑顛倒，並沒有開悟，這叫迷聞。聽了不開悟，這個時間就相當之長，所謂是三大阿僧祇劫、無量大劫，這是對迷聞的人來說的。要是悟了，那是剎那之間。所以，由此可知，佛法裡面講時間不是真的。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對誰說？對迷聞的人說的。如果覺

悟的人（一聽就悟的人），成佛在剎那之間、彈指之間。所以《華嚴經》上講的，「念劫圓融。」如果是迷聞，一剎那變成無量劫。如果是悟聞的話，變無量劫為一剎那。所以你說我們要成佛究竟要多久？你明白這個道理，你這個疑問就沒有了。成佛之久暫，在你自己的迷悟，悟了當下就成佛。可是我們很想悟，悟不了！不悟，怎麼辦？那就得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。一個人真正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與禪宗大徹大悟沒有兩樣；不僅沒有兩樣，比禪宗大徹大悟不曉得要超勝多少，禪宗大徹大悟的人比不上！

圓澤禪師，那是大徹大悟，他還要去投胎，還要去做人家的小孩、兒子，還要流轉六道，哪裡能夠比得上一個凡聖同居土下品下生的人？比不上。凡聖同居土下品下生，我們在淨土經裡面所看到的，圓證三不退，這個福報太大太大了。他是凡夫，他為什麼有那麼大的福報？給諸位說，沾佛的光，沾菩薩的光。我們今天自己沒吃的、沒穿的，如果今天國王在那裡請客宴會，你也參加在其中，你雖然家裡沒吃的、沒穿的，今天有最豐富的、最好的菜餚給你來享受，為什麼？沾那個有福的人光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天天跟阿彌陀佛在一起，天天跟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在一起，你還怕沒有福報！這個福報是這麼來的，神通、受用就是這麼來的，這個才叫佛力真正的加持。佛的神通、佛的福報給我們享受，這是一切經裡頭所沒有的，他方世界沒這個事情，只有西方極樂世界有，而且西方極樂世界最容易去。所以說到這個地方，我們要真正的定宗旨，下定決心念佛，決定沒有懷疑，這一生是一定要到西方去。你要是真正能建立，立下這個志願，有這樣的信心，那你有福了。絕對不被其他法門所動搖，更不會為這個世間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所迷惑，那你就是正知正見，你就是覺而不迷。

平生大事就是憶念念佛，心裡一天到晚想著佛、念著佛，你就

成功了。前面說「一切盡不妨」，你今天無論從事任何職業，你都可以念佛，一切工作照做我佛號不停。工作隨緣而不攀緣，有一分工作我的生活安定，俗話常說「法輪未轉食輪先」，身心不能夠安穩就沒有辦法修道。所以修道人首先的一個條件，生活要安定，沒有憂慮，他才能夠安心辦道。所以真正一切放下辦道的人，一定要有護法，道理就在此地；所謂護法照顧他的生活。在從前中國大陸，寺廟都有產業，這種產業都是施主布施的，送田給他、送山給他，他這個田、山可以租給農夫去種，收成的時候每一年分一點稻子送到寺廟裡來供養，所謂收租，叫租金，寺院裡就拿這個做為一年生活的費用。所以寺廟他不要化緣，他不要做經懺佛事，大家能夠安心辦道。台灣的情形不一樣，台灣情形我們都很了解，台灣寺廟沒有產業，他要不靠信徒，他就沒飯吃。所以逼著他不能不做經懺、不能不搞法會，他要不搞法會、不做經懺，他就沒有生活來源。所以這跟大陸的情形不相同。可是大陸現在佛教是什麼情形，我就不太了解了。因此，諸位同修，都是以在家學佛的身分，無論從事哪一個行業，沒有關係，只要吃得飽、穿得暖，一心念佛，不要留戀這個世界。這是講真話，不要留戀。

自古以來這些念佛人，我們在《往生傳》裡面所看到的，念個二三年、三四年他就走了。難道，每一個念佛的人都是壽命到了嗎？不見得。有很多人他壽命很長，他功夫到了，他不願意在這個世間再住了，提前走了。像《往生傳》裡面講的瑩珂，那就是一個很顯然的例子，他是念到把阿彌陀佛念來了，阿彌陀佛告訴他：你的壽命還有十年，十年之後我來接引你。他跟阿彌陀佛說：我現在就要跟你去，我那個十年壽命不要了。阿彌陀佛就答應他，好，三天以後我來接引你。他三天以後往生了，念佛走的。這個跟《彌陀經》裡面講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這一點都不假。瑩珂並不是一個真正

念佛人，他雖然出了家，他不守戒，戒都破了。他有一點點善根，就是他怕墮地獄，因為他自己看看佛經戒律上所講的，再想想自己所作所為，一定墮地獄。他怕墮地獄，所以就問這些同學們怎麼辦？同學們就勸他念佛，求生淨土。他也真難得，他真幹，他把寮房的門一關，就念了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這麼一口氣念下去，不吃飯，連水都不喝，把阿彌陀佛念來了。所以《彌陀經》講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沒錯，他三天三夜把阿彌陀佛念來了。阿彌陀佛告訴他：你從今以後好好的修。他跟阿彌陀佛說：我劣根性太重，我禁不起誘惑，再有十年不知道要做多少壞事，算了，我現在就跟你走好了，免得再造惡。所以這樣三天之後，阿彌陀佛來了，就把他帶走了。他又沒害病。這比那個預知時至還厲害！就怕你不肯去，要去七天決定走得了，連那個破戒的人三天都能走，我們做的惡事還沒有他那麼多。所以這個問題叫生死心切，他就走了。

在《往生傳》裡面，像瑩珂這個事情不止他一個人，有好幾位都是念佛的確沒有超過七天走的。所以佛門裡頭打七，有一種叫做精進佛七。精進佛七是幹什麼的？就是往生的。打精進佛七，所謂是剋期取證，取證，證什麼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取證，去證九品往生，去證這個的。但是現在一般人不敢講，講了什麼？哪個敢來！打佛七是幹什麼？打佛七是送死的，到這七天就沒命了，這還能去嗎？這個地方不能去，一個也不來了。所以只好改一下，改做什麼？求一心不亂的。實在講那個七天他一心也沒求到，還是亂心，這叫不如法。過去李老師曾經跟我們說過，真正打佛七人數決定不能超過十個人，為什麼？人多了雜亂，真正念佛做功夫的人他會受影響，人愈少愈好。所以人不能多，決定會有成就。這是講真正做功夫的。

我們平素工作非常之忙碌，但是你一個月能夠念個幾天佛都好

。舊金山甘貴穗居士可以做為在美國念佛同修的一個標樣。你看她平常嘻嘻哈哈的，好像也沒有看到她念佛，也沒有看到她做早晚課，早晨一早她就去上班去了，跟諸位一樣的非常辛苦。她媽媽告訴我的。她一個月大概要念二、三天，但是她那個念二、三天佛是認真的念，比如今天她要念佛，她也沒有一定的日子，她高興就念，不高興她就不念。她一高興了，她就跟她媽媽講我今天要念佛，今天一天不接電話，一天不跟任何一個人講話，跟她媽媽也不講話，她就是一心念佛。她媽媽給她燒飯，燒好了她來吃，也不講話；吃完之後，她就念佛。她一個月總要念個三、四天，日期不定，她是這麼念的，所以她念的時候她念得專。所以她有感應、她有瑞相，這個人這一生當中必定往生。她在念佛的時候看到蓮花，蓮花上有她自己的名字，她是沒告訴任何一個人，我在那裡講經的時候，她跟我講。我說這是很好的瑞相，這個一點都沒錯，與經裡面所講的完全相符合，妳具足信心，一直念下去。她這個功夫就是專，時間雖然短，她專。念佛的時候，她真的什麼都放下，一個雜念都沒有，一心念去，她是這麼念的。雖然她不是天天念，她那個一天確實抵得我們多少年，我們多少年都不如人家念一天。一個月念個二、三天，她就行。

所以像這種修學法，我們實在可以採取，我們或者是一個月念兩次（兩個禮拜來念一次），像打佛七一樣。哪些人參加進到這個佛堂一句話都不能說，這一天電話統統拔掉，能有兩個人（兩位同修）發心護持，就是燒飯、燒水，照顧大家，外面要有客人的話，在外頭擋駕，不准進來。裡面真正什麼拉雜事情統統放下，都不要去管、不要去問，好好的念一天佛，這樣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議。念佛繞著念、坐著念，或者就用《西方公據》的方法，我們燒長香（一支香大概一個半鐘點），就是一堂課；一堂課完了，第二堂馬上

接著，不要鬆懈。這一堂課的做法，就是一卷《彌陀經》，三遍往生咒，一千聲佛號，用念珠，念珠十串。一千聲佛號念完了之後，迴向禮佛，禮佛拜四十八拜，與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相應。四十八拜完了之後，馬上接著第二支香，跟前面一樣，又是一卷《彌陀經》，三遍往生咒，一千聲佛號，然後再四十八拜，就這樣的不斷，就這個方法循環不斷。吃飯的時候，中午隨便吃一點。吃飯的時候不要吃飽，這個很重要，吃飽了精神提不起來，真正用功夫肚子裡是不飢不飽。所以吃飯的時候頂多吃六成就夠了，就是平常我要吃兩碗飯的，我在這一天念佛的時候我吃一碗。吃太飽了容易昏沉，底下功夫不能夠繼續，所以要不飢不飽。可以預備一點點心，如果餓的時候吃一點點。禪堂裡面也是這樣的，真正用功夫的時候不能吃飽。所以有兩個人護持，一個月兩次（就是兩天），認真到此地來念兩天，能夠說念個一年、二年，自自然然就不一樣了。

念佛這一天，進到佛門來，真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什麼事不要去想、不要去理會，就這一句阿彌陀佛念上十幾個鐘點；當然最好是一天一夜，就好像精進佛七，人家打七天，你打一天。一天，二十四小時，一天圓滿。累了，念一天完了之後，再去休息去。但是這一天的功夫，給諸位說，抵得你平素念佛不曉得要超過多少年，沒有這一天功夫有效。所以像這樣念法的時候，如果繼續不斷念七天，真的有意思求往生，那真的就走了。可是現在你還有些牽掛，家裡頭還有兒女、還有父母，還需要照顧，你還不敢走；雖不敢走，自己有信心、有把握。所以這是我們應該要記取的，要效法，要認真去做的。這個道場就真正叫道場，天天講經說法不見得是道場，道是真正去做。所以在美國這個環境，自己真正想念佛的話，比台灣好。打閒岔的人少，障緣少，自己真正用功，這個環境比台灣好。講經、聽經，就是宣傳佛教，或者是培育人才，我們這個地

方條件不及台灣。修行比台灣好，這個地方要是真正念上三年佛，沒有不成就的。所以環境優劣也要看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我們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師曰。今於大梵寺此頓教。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。】

這個就是迴向，開示講完之後，這就是迴向。所以，我們從這部經開講以來到此地，這是六祖大師當時在大梵寺一次開示完完整整的記錄，非常之難得。後面，第二章，也是在大梵寺，是答問，答覆大家的疑問。這個兩章是同時講的，就是差一天；往後去，後面八章，那都是他老人家一生三十七年所說的綱要。所以每一章裡面，那不定是什麼時候講的，也不定是多少次講的，就是三十七年一生說法精華摘要的記錄（就如同儒家的《論語》性質相同，是弟子們記錄的），當然都是六祖所說的話。而這一篇，這是一個完整的記錄，是一個完整的講演記錄，所以非常難得。

【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。無不悟。】

『』是反，『悟』是覺悟。

【一時作。】

『一時』是同時，同時作。

【皆歎善哉。何期南有佛出世。】

這個就是禮敬讚歎，表示衷心的感激，是這個意思。第一章到此地我們介紹完了，時間也差不多。下面這一章是解釋功德與淨土，就是大眾問題雖然是有很多，這兩個是重要的問題。什麼叫功德，以及在那個時候念佛求生淨土的人也不少，他們是學禪的，所以也有人提出淨土往生，大師是怎麼個看法，這裡面有說明。說明我們要仔細來看，六祖大師沒有否定淨土、沒有反對淨土，不但他不反對、不排斥，他是更進一步的勸人，念佛要把品位向最上地方去提升，他的用意在此地。換句話說，他是直截了當教給眾生，取法

乎上，也得乎上，他是這個意思。我們到經文的時候再討論。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